

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，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，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，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，在这里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，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，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，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；在这里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，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岳阳女子，大开大合的洞庭湖气势

追溯“湘女多情”的源头，就要追溯到岳阳君山，那丛“泪迹”斑斑的湘妃竹，还有“舜崩苍梧，娥皇女英二妃沉于湘水”的爱情绝唱。岳阳，是湘女多情的源头，那么岳阳女子，浸润在丰厚的历史人文中，又会如何诠释湘女多情呢？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，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台报》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，《芒果画报》主编，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，艾源堂文化合创人。

1968年，老艾插队落户到岳阳县荆洲乡时，年仅16岁。带队领导把她交给当地住户后就消失了，“简直是两眼一抹黑，扛着一丈布票换来的被窝铺盖，想着前路茫茫，想哭”。

老艾落户在公社书记的家中。书记有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儿，因为长得白，叫“咱（白）伢子”。咱伢子又热情又漂亮，自从老艾来家住下，两人一同出工一同回家，形影不离。老艾没做过农活，又没有力气，

咱伢子就专挑重活累活，好让老艾轻松点。家里的伙食，除了饭就是青菜，少数有肉星子吃的时候，咱伢子就会拼命让给老艾吃。当然，老艾也是善良勤劳的长沙姑娘，两人你让我让你，谁都不肯吃那些肉星子。

每半年一次的探亲，老艾要挑着行李，徒步30里泥泞的土路到黄沙街搭火车，咱伢子每次都会护送她走这段艰难的回家路。三个小时里她们轮流挑行李，谈笑间就走到了黄沙街。细心的咱伢子用她的方式，温暖着一个知青郁闷孤独的心。

艰苦岁月沉淀出芳醇的友谊，老艾和咱伢子成了一对异姓亲姐妹。八年后，老艾结束知青生活，挥泪告别咱伢子和荆州乡亲。这八年，她穿过蓑衣斗笠，扛过锄头，喂过猪，蹲过供销点……青春看似碎落一地，但她从不后悔，岳阳女人的坚韧和乐观已融入她的血液，成为永不凋零的财富。

那些精明能干的岳阳女人，能把大米变出米粉、米糕、米酒、糍粑、汤圆、粽子、爆米花、竹筒饭、粉蒸肉等各种形态，她们劳作、祭祀及衣食住行都与洞庭鱼米乡紧密相连，因而格外感恩自然，也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洞庭湖善变，丰年时固然带给人们充足的食物和稳定的生活；灾年时洪水泛滥，却又成为高悬在水乡人头上的一汪祸水。在与自然的共处中，岳阳女人完备出系统的船俗渔俗、祭祀及社会礼仪。她们逢庙必躬，信仰各路神灵，精神极有寄托。

在岳阳县的普通农家，哪怕生活再艰苦，女人们也会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即使身着补丁衣裳，也很有尊严和礼数。岳阳县柏祥方言有个古老习俗，

他们称女性长辈为“爹爹、细爹、某爹、伯伯、爷爷、舅舅”，称同辈女性为“哥哥”，称女儿为“崽”，这种女性称谓男性的风俗来自上古，起源于男尊女卑的思想，至今却演变成一种对女性额外尊重的礼仪。

“天地之气，恒生于动，而不生于静。”洞庭湖的变化无常，客观上造就了岳阳女子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，只有趋时应变，才能日新而不困。很多岳阳女子因此走出洞庭湖，走向更广阔的城市新天地。

电视湘军的“拼命三娘”里不乏岳阳女子，她们性格外向，喜欢“折腾”，从主持人李湘、赵靓到笑星何晶晶，她们换过的电视台、走过的路、折腾过的新节目、持续带来的新感觉都比其他同行多，原因就在于她们有着湖水般奔放的心。

更多荧屏背后的“拼命三娘”则低调得多，她们会择机跳槽，在不断诞生的新平台上寻找机会。我的好友安和文，在短短十年间跳过三四个单位，简直是奥林匹克精神“更高更快更强”的跨界表演。对此永恒的“下一站天后”，我感佩之余不禁发笑：你们这样，也好意思叫“安”或者“文”吗？

屈原曾在《九歌》中留下词藻辉煌、情感热切的《湘夫人》一章：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，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从湘妃到湘夫人，历代文学作品早就定格了湘女的神谱形象——多情温柔，忠贞不二。

而在现代生活中，湘妃旧地的岳阳女子早已突破“为情所困”的悲情形象，体现出自由奔放、大开大合的洞庭湖气势。

编者按 前不久，凤姐即将拿到美国绿卡的消息传遍朋友圈，网友们感叹：“曾经被我们取笑的女人，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就快成为美国的合法公民了。”事实上，凤姐的“走出国门”之路不同常人，甚至可以说是“极品”。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，她们的生活如何？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，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？为此，本报开设专栏“她在海那边”，讲述中国女性，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

不擅腊味，却懂“湘”音

提到湖南人，我想起我在硅谷结识的索非亚。那时我还年轻，住的小区有个游泳池，我经常去游泳。



海云

美国华文作家。南京人，1987年赴美留学，海外文轩作协主席。代表作《生命的回旋》《海鸥》等。

国台湾，祖籍湖南。

我有些奇怪，她出生在台湾，湖南话却说得那么好。她告诉我，她从小在眷村长大，眷村里的人来自各地，其中有不少湖南人，她便由此沾染了乡音。在家里，她的父母都是说湖南话的，她还说她妈妈做的湖南腊肉比硅谷那家湖南餐馆的要好吃得多。

我还了解到，她的家就在我们停车场的另一边。

她有两个读中学的孩子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她在一家电脑公司做会计，她的先生是电脑工程师……我们聊得很投机，忘了时间，直到一个牵着两条狗的东方男人走到游泳池边叫着“索非亚”的名字。她对我说：“哟，我老公来找我了！”她又对那个男人挥挥手，指着我说：“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她也是中国人！”

索非亚的先生名叫皮特，很和蔼，喜欢狗，一养就是两条，一条大型的金毛犬，一条小型的吉娃娃。我很高兴结交了他们这对夫妇，因为他们是那么幸福美满。

索非亚夫妇都喜欢唱歌，他们每周周末都会邀几个家庭聚在一起，吃美食、唱卡拉OK。知道我也喜欢唱歌，他们便把我拉到这个唱歌的小圈子里。

唱歌聚会上，大家都各展其能，尤其有个来自台湾的太太，很会做各种台湾小吃，什么糯米油饭、贡丸汤、蚵仔煎等等。索非亚大部分时候只带水果，我问她怎么不带点湖南腊肉之类的。她说从小与妈妈对抗，她妈妈喜欢打湖南麻将，而她一听到麻将稀里哗啦的声音，就有种要发疯的感觉。有次，她一把掀翻了妈妈的麻将桌，被妈妈举着竹竿满眷村追打，她躲在小朋友家的床下整整一晚……与母亲对抗，她也就没有继承母亲那一手地道的湖南菜。她说，其实挺后悔的，“要是我会做湖南腊肉，也就不用带美国水果来聚会了”。

大家一起唱歌，索非亚特别喜欢唱一首《酒干倘

卖无》，确实也唱得很好。她个头不高，最多一米五八左右，但是唱高音一点不费力，把这首歌表现得高亢、激昂、悠远又带点悲伤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比原唱苏芮毫不逊色，而且有她自己的风格。索非亚说，她特别喜欢这首歌，因为电影《搭错车》讲的也是眷村的故事，每次唱这首歌，都会令她想起在眷村度过的岁月。

一次，我唱了李谷一的《乡恋》，他们没听过，听完都说：“真好听，这么美的歌曲是出自哪位歌手？”

我告诉索非亚，李谷一是她的老乡，湖南人！我从电脑里找出李谷一的资料和照片给她看，她连忙对周围的人说：“看吧，我们湖南女人就是漂亮！”

在下一次的唱歌聚会中，索非亚说要唱她老乡唱过的歌，她说她在家练了好几天了。我们都坐下来静听，索非亚打开麦克风，柔美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
你的声音 / 你的歌声 / 永远印在 / 我的心中 / 昨天虽已消逝 / 分别难相逢 / 怎能忘记 / 你的一片深情……

听着索非亚深情的演唱，我的眼里竟然泛出了泪花，一种感动在我心底流淌。这个娇小的湖南女人，其实从来没去过湖南，因为麻将而对她的湖南籍“母亲”从小就充满了抗拒心理。但是，她唱这首故乡人演唱的歌曲，却一下就抓到了的灵魂。那歌声如此动人，如此打动人心！

真是血浓于水啊！